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二十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文章正宗卷二十　宋　真德秀　編

敘事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将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

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

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

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

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

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環淵接子田

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

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

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録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

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迺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蜀及於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韓子圬者王承福傳

圬或作汚方云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汚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説不當用杇字○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方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

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

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無之字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馬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方從閣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復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慱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閤作我類有之閤作有小皆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蓄或作蕃）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自覽）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泰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

文公多用廿卉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從方本餘年從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歎字或有歎字而無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

入太學歳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歳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歳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方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帳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從杭蜀本無非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上或有之字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

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

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户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

懲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覩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

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槖駝傳

郭槖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

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

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駞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朂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飱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佗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馬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馬指而使馬條其綱紀而盈縮馬齊其法制而整頓馬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皆可據其圖而究馬猶梓人之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

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利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

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員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

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一首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媷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乃考圖數貢（方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方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圓梓州而敗亂而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圓梓州則亂已及東州矣方說非是）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究或作窮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方從杭本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為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又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師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師或作帥于或作於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并或作併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大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下上或有固字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郃或作涇非是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鍚下方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維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春之衆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卻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宏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劾證而強引以從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汝惟方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

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字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祀下或無其字顏肖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方云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外下或有卒字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胄武合戰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師或作帥非是洄方合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作迴○今按洄與史

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

卒馳或作走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

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

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方無

（歸字濟下或有於字）冊功宏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胥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方云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下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帝下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諭於本篇方說非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盡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方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公或作臣）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方作及非是）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奏方作及非是）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勝或作遂）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複）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

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壥千里壥或作纏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方作詒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飧右粥肝方作眠飧或作飡方云舊本皆作飧。今按還于投子之粲分傳云粲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漢書今其神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饑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為之擇人以收餘憊收或作牧選吏賜牛教而不税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偕來方作來偕）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陳后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交或作校方云以上文自可言或作不與人交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以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方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有之字或並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

凡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夫人字或作齊國功下或有於字）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頴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敖放事（偘偘或作侃侃字與偘同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兵下或有將字）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方無皆字）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

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方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

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嬸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方云苗嬸而髮櫛之淮南子語不下或無一字駴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北方作二十而下無有字）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作或作詐盜上方無為字）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

或作反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為下或有之字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非其方作其非非是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

動宏正以濟兵以或作以兵非是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

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五十或作七十）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初公下或有之字 無上或無恒字）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或有者字非是）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

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方考新舊史定從今本方無天子為之四字布粟或作布帛方云按舊史實賜米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

謀鈞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畢或作畢至既方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鈞或作鈞染或作誅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畛或作軫非是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或無自為字非是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御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悖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馬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殁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葢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痛下或有自字）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

外斬斬持身方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不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擴或作横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與平衰賊仍徙秘書燕州別駕部告無事燕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令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燕者為是蓋以舊官仍燕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

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早饑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為據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真或作鎮○說見上施或作弛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助或作劾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或無于字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觀察使辛京杲

也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鵒下句云良不顧往而卒强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

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戍或作成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為鼠或作疑新史狐作首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關大

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愕或作迕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遌隸作遻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胎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太妃與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責或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方無常侍字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居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

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

王親敎之摶力勾卒羸越之法摶新書作團方作博羸或作羸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摶徒官反團也楚詞云團果團兮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摶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摶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雖公不當用其語也

曹誅五界界或作畀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五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畀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界其伍新書皐自將五百人教以春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文也

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遻嘬鋒蔡山踣之劙蘄之黃梅

大驜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擻蘄水擻魯減反擊也方誤作擻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汉川還大䵒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方云汉川唐鶴河州今漢陽地跐蹈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或無中字拔或作誅或作抹馬本作誅。今按左傳云又披其邑安三縣安州三縣也其州安州也此碑用字奇古有不可强通者當闕之以俟知者檦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捁其州梏或作祰方云廣成頌散毛族捁羽羣李賢曰捁古酷切字從手即古攪字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為推宋次道云推者椎也避高宗諱而闕耳呂縉叔云推者推也觸髻為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魋結字注續為推髻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

其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誰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方作屬。今按屬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作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民下或有文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户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上非是王始政

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户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從杭蜀本作史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咸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躰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説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説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説舛悉以邊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将慎将鍔将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彝伊慎王鍔将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彝掌幕府故不言将今從之偕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功偕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

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遷字）剌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受或作授州或作邑）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方無之字皆非是）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徵二或字並作既）

或無下一句方云皆始封於正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早卒二貶死泰與愔亦皆遷貶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生太子賢事貶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從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從黔州而為都督所殺邊誤以都督為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國公皆為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遷詔停胤而封備備薨復封胤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

枯弱殭䶑其姦猖蘇枯弱殭或作吹枯蘇偃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方云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碑雖可為例然彼大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下陛字方作陛云陛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陛陛則韻叶耳。故且從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祈

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其行矣宜或作義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

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二年或作二歲)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户賜繒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作左)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户至三千户真食五百户終焉(或無自字)

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諶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方云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

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三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歷八年冬覲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其官之孫其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有男一人或作男二人女二人女上或有有字一亦無有字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大夫或作丈夫慼泣辭親從難于泰維茲

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禆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斵石于此式垂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强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

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作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且富

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解或作辭故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供從石本方作恭誤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方云或謂祕閣本盲作颶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

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

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方云穊凡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穊若幽星之纚連李若音古愛切蜀本作穊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文云月令季春之月日躔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虵虵或作蜒蜒享或作慕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

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熄滅人厭魚鱉五穀胥熟（祀之方從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

一歲八百囷不能償皆以丐之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西南或作四面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從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廿方作二十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陰或作之）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誤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殷或作商方從石本今從之此篇內可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

明天子遂虎呑諸國為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方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説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方云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從杭本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歷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

甚況慶歷石本非當時物亦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方云失下或有其字亦云石本不知是否○今按此字有無不可知然亦可見方未嘗見真石本也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

而泰後迄兹無聞家自泰或作自徐史或作文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公或作宗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户部

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卭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𤛬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桷或作桶）圖像之威黯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𦈢（𦈢或作缺。今按缺正字𦈢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從其舊）祈甿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按由義未詳姑從諸本作日）州之羣支不獲蔭庥（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卿或作御）是歲州無怪風劇雨

民不夭厲毅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耿耿祉哉或作祉哉祉哉方從閣本無祉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從烟今從諸本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鐃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遜或作遯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詈或作言謀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從洪氏石本作當今從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閩孫世世多有唯臨兹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

廟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今從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從今亦不敢從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

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宏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宏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王字。此篇今亦從方氏所據在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

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静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或無隸字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州或作幽或無兼字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宏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

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大寧燕盜以驁狎或作洽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蘖蘖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謋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方云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

明公語出此　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户來復邦經提或作堤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朝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櫜兜戟纛以長魏師櫜方作櫜蜀本作櫜石本同但省文耳○今按櫜謂弓服櫜乃櫜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從石本　田侯稽首臣愚不肖治玆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進

覲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方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從下或有者字）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

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即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毋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三室同宇方云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異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為同堂異室方說是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秦有獲

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綮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嘗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玭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玭或作治方云新史承玭有傳字德潤重脩傳亦云承玭子也温温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玭蓋許孟容嘗為承玭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千千或作汗千

方從許碑定從千云可突千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冦承玭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玭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千奔北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緜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冦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或無擾海字方從李本增云新傳亦可考累或作壘許碑云武藝出海賓至馬都山暑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武藝即渤海王也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玭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

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右領軍使右領或作左領方云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右領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左領或作右領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制有或作有壝其壝或作彊數備禮登以有宗廟墟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

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即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用闕乎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為上方本為是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克方作允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

奮下或有日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

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

步或作涉方云柳子厚鐵灶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伯步字

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

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没為隷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巷道或作道巷甞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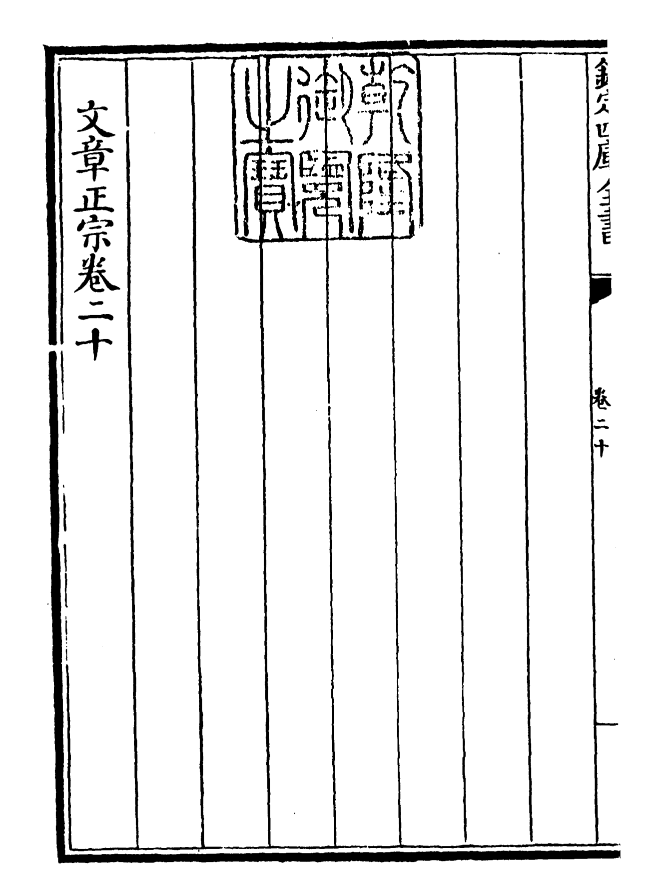
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福禍或作禍福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

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圑後鐫政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癘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文章正宗卷二十